

重建 理性主义 信念

跨世纪青年学者文库

韩震 著
北京出版社

重建
理性主义
信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建理性主义信念/韩震著.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7. 12

(跨世纪青年学者文库)

ISBN 7-200-03285-9

I. 重… II. 韩… III. 理性主义-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5660 号

跨世纪青年学者文库

重建理性主义信念

CHONG JIAN LI XING ZHU YI XIN NIAN

韩 震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20 000字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0-03285-9

B·64 定价:12.00元

《跨世纪青年学者文库》编辑部

主任：王学勤

成 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公茂虹 王祥武 刘艺书

李海兵 陈 松 杨 钢

张文启 张兆民 梁立新

魏化纯

致读者

在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社会科学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更是责无旁贷。

跨世纪的伟大实践，需要能够发挥跨世纪作用的社会科学理论；跨世纪的社会科学理论，离不开一批能够担当跨世纪重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近年来，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会同有关部门，精心组织实施了“培养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到本世纪末，重点培养100名左右青年社会科学学科骨干。编辑出版《跨世纪青年学者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是“百人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的是鼓励青年学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力求产生一批能够代表世纪之交北京社会科学水准的研究成果，为北京市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文库》的出版，既是“百人工程”青年学者研究成果的展现，又是北京市大力加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结果。

我们希望：《文库》所研究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是跨世纪的，理论水准及对人们的启迪也是跨世纪的。《文库》的作者群是一批跨世纪的青年学者，朝气蓬勃，思想活

跃，敢于迎接新世纪挑战，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和规律，这是社会科学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作为多卷本文库，其出版需要一定的周期；周期长，使我们有可能精雕细刻出精品。入选“百人工程”的青年学者均为首都高等院校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单位的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学和科研骨干。他们当中有的已是成果显著的后起之秀，有的已在某一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尽管他们已具备较强的著述能力，我们仍然好中选优，优中择精——我们请由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评审组审定他们上报的著作选题和写作计划，淘汰率达70%，可见遴选之严格；且书稿完成后还要由专家审读通过，最后由“百人工程”领导小组决定能否进入《文库》。我们之所以这样不避烦琐，不惜拙工，所求无非是：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奉献给读者。

我们和作者期待着您的宝贵意见。

《跨世纪青年学者文库》编辑部

1998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理性的命运和未来	(1)
第一节 理性的历史命运	(1)
(一) 理性的遭遇	(1)
(二) 重建理性信念的可能性	(5)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文化应是科学的理性文化	(7)
(一) 怎样重建理性信念?	(7)
(二) 重建科学理性的意义	(9)
第二章 抽象理性主义批判	(14)
第一节 理性概念分析	(14)
(一) 理性的种种含义	(14)
(二) 理性信念的根据	(17)
(三) 理性的基本特点	(19)
第二节 理性主义的兴衰	(20)
(一) 古代的理性观	(21)
(二) 近代的理性观	(27)
(三) 现代西方的理性观	(32)
第三节 抽象理性主义的根本缺陷	(37)
(一) 抽象性	(37)
(二) 先验性	(40)
(三) 片面性	(43)
(四) 形而上学性	(46)

第三章 非理性主义批判	(51)
第一节 非理性概念分析	(51)
(一) 非理性的种种含义	(51)
(二) 非理性信念的根据	(54)
(三) 非理性的基本特点	(57)
第二节 非理性主义的演化	(58)
(一) 古代的非理性观念	(59)
(二) 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	(64)
(三) 后现代非理性主义	(70)
第三节 非理性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及其危害	(74)
(一) 当代中国非理性主义的特征	(74)
(二) 非理性主义泛滥的危害	(78)
第四节 非理性主义的挑战	(89)
(一) 对“理性人”的质疑	(91)
(二) 在人的精神结构中理性的分量占几何?	(92)
(三) 作为生存工具,理性自身有无能量?	(93)
(四) 在人们的价值目标中,理性有无地位?	(94)
(五) 自我消解的理性	(96)
第五节 对某些非理性主义观点的批判	(98)
(一) 人的本质不是非理性的	(99)
(二) 理性代表着人类精神发展的趋势	(102)
(三) 不能把理性仅仅视为一种工具概念	(105)
(四) 人文精神应当是一种理性精神	(106)
(五) 神秘主义并不能给人类带来希望	(110)
(六) 理性并不能被彻底消解	(112)
第四章 理性的重建	(115)
第一节 理性:特殊性 with 普遍性的统一	(116)
(一) 理性本身是具有内在矛盾的	(116)

(二) 理性的特殊性比普遍性更根本	(120)
(三) 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是推动理性发展的逻辑动力	(121)
第二节 理性:历史性与理想性的统一	(125)
(一) 理性的历史性与理想性	(125)
(二) 割裂后的理性:保守与偏激	(130)
(三) 如何实现理想性与历史性在理性中的统一?	(134)
第三节 理性:说明性与批判性的统一	(138)
(一) 理性观念的说明性与批判性	(139)
(二) 批判的说明是如何可能的?	(143)
(三) 社会主义与理性辩证法	(149)
第四节 理性:观念与行为的统一	(157)
(一) 观念理性和行为理性分裂的产生及效应	(157)
(二) 理性的观念性和行为性的对立并非绝对的	(163)
(三) 观念合理性与行为合理性的统一	(167)
第五节 理性:自由探索与遵循规范的统一	(172)
(一) 理性规范与创新	(172)
(二) 规范与革命的辩证法	(174)
(三) 理性活动应是遵守规范与自由探索的统一	(178)
第六节 生命理性: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	(183)
(一) 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现实存在	(184)
(二) 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	(188)
(三) 实现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统一必须以理性为主导	(192)
第七节 理性活动综论	(195)
(一) 走向批判的历史理性主义	(195)
(二) 批判历史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	(202)
第五章 理性与社会	(206)
第一节 理性活动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206)
(一) 人类能动活动的理性特征	(206)

(二) 作为社会进步强大动力的理性活动	(207)
(三) 理性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214)
第二节 理性与社会经济生活	(217)
(一) 理性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17)
(二) 理性与社会经济秩序	(220)
(三) 理性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226)
第三节 理性与社会政治生活	(229)
(一) 政治生活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230)
(二) 民主、自由权利和理性素质及理智约束	(233)
(三) 国际竞争的理性战略	(238)
第四节 理性与社会精神文明	(242)
(一) 理性精神与精神文明建设	(242)
(二) 理性信念与社会主义文化	(245)
(三)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最科学的理性主义	(248)
注 释	(251)

第一章

理性的命运和未来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纪之交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既充满挑战又孕育机遇的时代。在我们即将告别 20 世纪和迎接 21 世纪到来的时刻,世界形势瞬息万变,国内的改革开放也日益深入,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为了在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重组中占据尽可能有利的地位,为了正确而又顺利地完成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理智和科学思维的头脑。创造未来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不应盲目地跟着感觉走,而应当依靠我们的头脑。

·第一节·

理性的历史命运

(一)

理性的遭遇

理性,一般说来,就是人类通过观念活动把握和处理生活环境,指导自己的实践行为的一种能力。对于理性,抽象地理解似乎很容易。但是,理性并不是一种超历史的先天能力,人们的理性只能表现在他们的实际活动和思考之中。理性是一种意向性活动,它只有在实际的思维和行为之中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对理性的理解必然带有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和个体特点的烙印。理性的具体性,看起来增加了理性自我反思的困难,然而也成为理性伴随历史发展的步

伐而不断进步的前提之一。人们对理性富有特点的普遍追求,恰好可以消解被当成“绝对普遍”的特殊理性的僵死性质,使其历史地成为开放的、灵活的和不断发展的东西。

由于理性是具体的,人们对它有不同的理解,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不过,总起来说,自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以来,人们对理性的看法基本上是积极的。即使认为人的理性低于上帝启示的宗教权威,也往往把理智和智慧视为寻求和确立信仰的有用工具。在大多数人看来,理性既是有用的能动工具,又是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制约力量。这就是说,理性既能让人感到自己高于一般动物,又能使人了解自己的有限性。理性是人们与动物相区别的一个明显表征,但又体现了人们在自然、宇宙、神、命运面前的界限感及自知之明。实际上,前一个方面是理性的工具功能,后一个方面是理性的价值理念功能。然而,在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方式产生之前,人们并没有自觉地区分这两个功能,基本上是统一地看待这两个方面的。

不过,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文化观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式的理性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科学理性在认识自然和技术操作上的巨大成功,使人们逐渐地习惯于仅把它视为一种纯粹工具性的东西。工具理性与目的(价值)理性日益分离,并遮蔽了后者。作为手段的理性,却成为判断行为成功与否的标准。这样一来,人们往往把理性只当作是工具性的能力,而把人的生存目的、社会责任和人类命运的问题看成是理性之外的事。失去了价值理念约束的工具理性,很可能因其缺乏方向和积极意义而给人类带来灾难,而突飞猛进的工业污染,是工具理性失去理念约束的结果;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更让人感受到工具理性片面性的危险。一方面是理性的自我解体,使自己只具有工具的性质;另一方面是片面的工具理性的危害,引起了人们对理性的恐惧和反感。这就是人们转向非理性的方面寻求价

值基础和目的理性的认识论原因。另外,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的社会根源。既然“理性王国”依然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反人性的,那么退回到非理性之中似乎成了可选择的一种途径。由此,非理性的身价开始升高,而理性的价值却受到了怀疑。理性从近代充当法官的地位,转而被推到被告席上,受到奚落、嘲笑和批评。理性从王位跌入地狱。

应当说,近现代理性的式微,除了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之外,其内在的局限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对于近代以来理性观的局限性及其产生的根源,我们将在第二章做较为详尽的探讨,在此我只作简单扼要的表述。人们普遍认识到,启蒙时代以来的科学理性具有下列缺陷:

——抽象性,即把理性看成是超历史的普遍同一的性质,从而把理性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权力话语;

——先验性,即把理性看成是永恒不变的本质,从而把能动的理性变成了妨碍认识进步的僵死框架;

——片面性,即只把理性看成是纯粹工具性的东西,并完全否定人性结构中非理性因素的积极性质,从而把理性变成了缺乏方向、理念和生命力的观念形式;

——形而上学性,这是旧理性主义的根本缺陷,从而使思维着的理性不能全面地、具体地、历史地、发展地看待理性本身。

旧理性主义的上述局限性,导致理性走向了反面。理性精神要求实事求是地认识世界,可形而上学的理性则凡事从已有的理论原则出发;理性精神要求健康的怀疑态度和批判力,可形而上学的理性则拒绝对自身的怀疑和批判;理性精神要求人们民主协商地解决认识和利益上的差异,可形而上学的理性则把自己视为绝对标准;理性精神要求人们对全人类的命运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对自己的行为要有理智的约束,可形而上学的理性却把理性变成了没有任何价值约束的纯工具性的东西。显然,旧理性主义不能理性地对待理

性,科学地认识科学,把科学理性变成了绝对化的、片面性的和缺乏发展动力的僵硬形式。这种理性为非理性主义的反动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在这种意义上说,西方非理性主义起源于形而上学工具理性的过分发展。

如果说西方的非理性是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分发展而出现的结果的话,那么中国的反理性的非理性话语却更多的是西方舶来品与前科学理性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历史上也有深厚的实用技术理性,这种理性曾孕育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相对而言,西方更重视理论理性的探索,尽管这造成了技术发展的暂时滞后,但其技术的发展却有深厚的理论根基;中国文化更注重实际的社会伦常关系和实用性技术,因而中华文化在古代的优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屡屡受挫于西方人的科学和技术力量,因此才又恨又爱地开始学习科学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标志的科学理性,在中国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科学理性本来应当是我们文化发展的产物,但现实却是我们不得不掌握这个曾经让我们吃了很多苦头的东西。“以夷制夷”的口号,就说明了科学与近代中国文化的外在性。我们不是把科学理性看成是文化成长的一部分,而只是看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外来的东西(夷)。这就是说,理论理性的根基在我们的文化中扎得还不够牢固,一遇风吹草动,就会轻易被动摇。而原有的实用理性传统,由于缺乏深厚的理论根基,很容易丧失理性信念,向非理性主义投降。

在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和所谓“后现代”文化气氛的感染下,中国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非理性文化现象。例如:

- 封建迷信现象的回潮;
- 对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的恐惧和敌视;
- 感性粗俗文化的流行;
- 道德信念和社会责任感的丧失;
- 行为方式的野蛮化;

——理想追求的虚无化。

所有上述现象,都动摇着我们本来就很脆弱的科学理性的信念,妨碍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利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探讨人类理性进步的发展规律,总结理性自我认识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便理性地对待理性,科学地运用科学,重建符合时代要求和真正科学的理性观,坚定我们的理性信念,提高我们抵御非理性主义思潮侵袭的能力。

(二)

重建理性信念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旧理性主义的解体,并不是非理性主义世界观可以成立的理由,也不能确证理性主义的完全毁灭。理性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把握生存环境和理解自我的一种活动方式,因此它必然伴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形态。抽象的形而上学理性观,并非理性信念的一般形态,而只是它的多种历史形态中的一种。因此,形而上学理性主义的终结,并不是理性主义的终结,而是理性主义走上更高形态的起点;抽象理性观的破产,并不是理性主义本身的破产,而是为它的发展扫除了障碍,开辟了道路。我们知道,一定的理性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而所有的理性观念与其说是先验正确的原则,不如说是理性的特定历史形态,既然如此,我们就应把理性的历史性肯定下来,使抽象理性主义变成历史理性主义。

我们还认为,以片面发展的工具理性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体系的瓦解,并不等于整个理性文明的瓦解。我们也不能因西方社会科学理性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放弃科学技术和现代化建设的诉求,转而退回到传统的文化中寻找出路。尽管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很多消极的影响,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文明仍然优于古代的传统文明。传统文明在西方文明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不断退败,就证明我们没有退路可走。因此,当代中国的文化战略,仍要以坚持科学理性和发展

科学技术为主要任务。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简单地重复西方理性文化,而应以中华民族优秀的理性文化传统为前提,站在世界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高度,广泛地吸取全人类各主要文化传统的理性文明成果,建立更高形态的中国当代理性文明。然而,就目前而言,我们应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动地吸收和扬弃西方高度发达的现代理性文化成就,自觉抵御非理性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把握时机,复兴中国文化,创造更加灿烂的文明。我们不要看到人家说后现代,就洋洋得意地陶醉于前现代的传统文明之中,自认为这样就可超越现代主义,直接进入后现代。实际上,这是反历史的态度,只能丧失民族文化发展的时机。在中国过多地讲后现代,其结果只能是停顿在前现代的水平。

另外,我们也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非理性化,并不能证明世界文化都要走向非理性主义,更不是社会主义也要放弃理性信念的理由。因为资本主义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历史的终端”,今后只能“在这里或那里进行一些修补,但不会发生根本变化。”^[1]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无法在这个社会的内部加以解决,因此非理性主义是一种没有出路的出路,是资产阶级对未来感到绝望的一种表现。但是,资本主义的终结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终结,反而是社会进步的契机,资产阶级的绝望并不是全人类的绝望,反而是人类获得真正解放和自由的希望之所在。加拿大学者哈格罗夫(B. Hargrove)曾指出: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我恰好认为其他的东西,即更好的东西是可能的。我不能向人们提供具体计划或保证,但是当我们听到‘别无选择’时,我只能认为这表示:‘除非寻求更好的东西,否则别无选择。’”^[2]哈格罗夫断定资本主义并非历史的终端,但他非常谨慎地拒绝预测未来的社会形式。但是,无论如何,既然人类社会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就不必为未来绝望。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也是容易犯错误的,可是人类理性仍通过自己的曲折探索,展示了一道进步的轨迹。我们对人类的理性充满自信。世上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我们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只有靠我们理性的实践活动,迎接历史变化的挑战,我们才能有更加合理的和更为美好的未来。

与哈格罗夫一样,我们也否认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式,但是,我们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当然,我们也不应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做过分细致的空想设计,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并非是一种先验的形式,而是历史生成的实践过程。社会主义也不只是一种理论学说,而是实际的社会运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共产主义不应“从寻找‘本质’开始”,因为“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3]。这就是说,尽管社会主义是最具合理性的社会,但它不是从理性原则出发,而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对于社会主义的理性特征,我们在随后一节中再做进一步讨论。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文化应是科学的理性文化

(一)

怎样重建理性信念?

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社会表现为人类逐渐克服自己生产活动、社会关系和精神生活的盲目性的过程。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迄今为止最具理性特征的社会,即最合理化的社会。从方法或工具理性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应当追求生产和社会运行结构的日趋合理化;从目的或价值理性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是为全人类大多数人谋福利的,这就是说,我们的工具理性应当受价值理性的约束。然而,上述两种理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是统一的,因为社会主义的产生就是为了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充分发展的工具理性,纳入